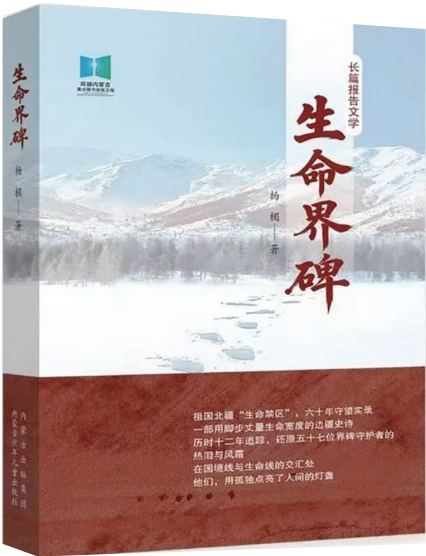


英雄常无名 界碑立尊严

——评杨楣长篇报告文学《生命界碑》

●杨塔娜 李树榕



入选 2025 年度“内蒙古好书”的长篇报告文学《生命界碑》，是在内蒙古出版集团各出版社面世的 2830 种图书及电子出版物中脱颖而出。醒目的“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让我们不禁敬佩。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哲学，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英雄故事，一个时代还造就一个时代的读者。少年儿童，准确的目标定位，是作者与出版者联手把握当下不同年龄、职业、地位、文化层次的读者，对时代读物期盼的不同特点所为，并且默默地将一部 23 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融入“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知道吗，在内蒙古军区八千多里的边防线上，三角山哨所距离军区机关最远。”这是新婚不久的戍边军人李相恩带着妻子郭凤荣在哨所前指着远处的界河说的话。

四十多年过去，一位女作家，用双脚、双耳、双眼、双手的“具身体验”，成就了一本书《生命界碑》，将时间和空间在文字和细节中向我们拉近、再拉近，感人至深。

界碑，是地理的标识。国际界碑，则是见证历史事件、浸透戍边人血汗、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丰碑。报告文学的可



内蒙古草原的原生态叙事

——苏和诗集《白马，白月亮》赏析

●田勇

内蒙古诗人苏和的诗集《白马，白月亮》透着草原鲜活的气息，这位在检察系统工作的诗人，用他拙朴、深厚的笔触，向我们展示了辽阔的草原、温情的草原。原生态，是我阅读诗集的第一感觉。自然场景的原生态，生活习俗的原生态，以及精神心灵场域的原生态，无不展现出质朴真诚温情的特质。

苏和的诗歌语言拙朴、醇厚，大多采用白描笔法，整部诗集有着“纪实体”诗歌的特点，即诗人真实还原了草原生活的本质。诗人通过细致入微的描绘，将故乡乌珠穆沁草原地缘生活与生命符号和盘托出，真诚记录。诗人笔下醒目的蒙古族地域文化图景，极具冲击力。

诗人通过挖掘内蒙古地方风土人情、方言俚语以及历史传说，打破了传统诗歌题材的同质化，赋予了诗歌独特的艺术魅力。

《白马，白月亮》一诗，也是整部诗集的名字。而白马、白月亮是核心意象，它们在整个诗集中的多首诗歌中也多次出现。二者透出的神秘、神圣的气息，也包含诗人的情感投射。它们是苏和对草原故乡炽热情感的象征。与诗集里其他诗歌的粗犷相比，这首诗歌语言细腻温润，极富线条感，它像一座灯塔，照亮了整部诗集。

苏和运用纪实体诗歌的特点，面对耳鬓厮磨几十年的故乡，用真诚深挚的笔触，诠释了草原地域文化的内涵，而他诗中斑斓的意象，为他的“精神还乡”提供了多姿多彩的视角。

《挤牛奶》一诗，温馨动人，画面感十足，黄昏、落日、黄油、奶茶碗，花牛犊、母牛，构成了一幅色彩明快，线条清晰的油画，苏和用三言两语便描绘

贵，既要大事不虚，又要小事栩栩。这对 12 年深入生活、追踪还原 57 位边防官兵的女性作家，格外不易。

杨楣做到了。读着文字，通感联想油然而生。缺水，是的，像乌兰布和沙漠深处一样，高山哨卡四季缺水。联想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战士，只有跪在沙子上，用力扒开浮沙，拉水的人力车才能向前挪动几厘米，李相恩带领战士冬天取冰之险、用水之难，已非“感同身受”，而是同甘共苦。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无论何时何地，抢险都是天职。1984 年 5 月 30 日黄昏，“桃花汛”期的哈拉哈河水位暴涨，威胁生命。巡逻归途，李相恩“为确保战士们安全，他决定先下河探路……行至河心，跟随其后的战士杨白乙拉脚上突然一滑，瞬间被激流卷倒。抓紧我”，李相恩大吼一声，奋力抓住杨白乙拉，用肩膀抵住他的后背，拼命将他向岸边推去……直到耗尽最后一丝力气。然而，就在此时，一个更大的浪头打过来，李相恩被卷入汹涌的洪流中，转眼间消失不见了。”

此后，有中国华表奖获奖影片《守望相思树》、音乐剧《相思树》等相继面世，成就斐然。然而，在了解英雄李相恩事迹的同时，人们会换位思考吗？毕竟，李连长牺牲时，唯一的儿子才两岁，父母年近多病，家里的日子怎么过？

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突发灾难面前，郭凤荣，这位了不起的军嫂，用坚强，用爱，克服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历经漫长的 26 年，完成了作为母亲和儿媳应尽的责任。一边是家人急切的需要，一边是工作迫切的召唤，我们在现实中都难免遇到“两难选择”的痛苦，郭凤荣硬是扛了过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缺水，抢险，坚强，作者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事件和人物，融为艺术的“活水”，浇灌着那棵挺立在 536 号界碑不远处生机勃勃的“相思树”，也引导读者不断感悟：“英雄，绝非历史长廊中可有可无的摆设”的深刻内涵。

报告文学求“真”，更求“情”。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率真与责任心，书写符合生活真

实，时代发展逻辑与情感逻辑，是杨楣对少年儿童负责责任的初心和笔墨硬核。在《生命界碑》诸多人物与事迹中，父子情、兄弟情、夫妻情、战友情、军民情、邻里情，不一而足。所有情感大聚大合的是守土有责的“家国情怀”。

相关调研结果显示，少儿普遍喜欢的书籍首先是漫画类：科普漫画、历史漫画、幽默漫画；其次是以讲故事为主的文学类：奇幻与冒险故事、校园故事、侦探与推理故事；同时还有知识科普与百科类：趣味科普读物、学科启蒙读物、自然与百科读物。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文化远见就在于不为讨巧、不为媚俗、不为利益，讲好祖国正北方边疆普通人的普通事，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界碑有尊严，有光芒。

为此，杨楣没有借破获杀害 4 名少年的惊天大案故弄玄虚，哗众取宠，而是淡淡一笔，把边防警察冒着生命危险扫黑除恶的壮举纳入日常，令人敬佩又令人感念。

界碑，是深深栽入地下的，夯实的泥土见证过历史变幻、血雨腥风。当 1962 年有了 536 号界碑，不可撼动的力量是扎根在这里或驻扎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自觉自信的凝聚。

《生命界碑》，不仅记述戍边官兵，也被护边员所感动。年届七旬的老护边员王玉发在履行职责的途中，不仅多次协助边防军捕获越境人员，多次帮牧民找回丢失的牛群，还会努力救助困境中的野生动物。有一次，在巡边路上遭遇狼群，坐骑一急之下丢下主人独自跑回营地。收点上的羊倌得知“情况不妙带人寻找，（我）才万幸躲过一劫。”犹如聊天中说晚饭吃的是什么一般，王玉发言简意赅的几个字，语速平缓，用词平实，杨楣也不去细究，将其如实记述下来。而没有细节的“细节”还原和情景想象却令读者不寒而栗。

罕见的事，用平常的语态表述，是因平常之心化解了罕见之事。当事者如此，书写者亦如此。

当然，作者的诗化心态也是别有意味的。语言细节、行为细节、心理细节，真实而充满深情。

“晚安，臭小子！”“晚安，臭爸爸！”若非有前面对戍边军人殷志国事迹的讲

述，读者怎能想到这是铁骨铮铮的军人与儿子的对话。空间远隔，心灵相融。

母亲病危，驻守中缅边境的弟弟殷志富肩负重任不能回家，得知消息的那一刻，驻守在祖国边疆的殷志国“手中的笔‘啪’的一声掉落在地上，眼眶瞬间湿润。”一个下意识的动作，是生活的真实再现。

翻阅书中的章节题目，大有吸引人之处：“冻死人山上的哨兵”“警营里的‘Lucky’”“你守祖国南，我守祖国北”“26 年相思树，我的父母爱情”“李春华老人画 500 颗红五星”“维和英雄：朝鲁门与他的战友们”“雪城义警”“祖孙两代的护边长歌”等等。进入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叙述，有的却鲜见结果——李相恩解救的杨白乙拉、屡建战功的警犬“黑豹”、人口最多也最复杂的伊尔施地区扫黑除恶的结局等。显然，这是作者有意而为之，她不愿把话说尽的良苦用心在于对话读者：“你希望这些人、动物、事情的结局是什么？”把事实底层逻辑生发的巨大想象空间，留给了读者。

这部作品，显现的不杜撰、不浮躁、不奢华的朴素心境，是以杨楣常年深入边关体验生活为根基的。拒绝套话、空话、大话，则是恳切之心、由衷之情的结晶。其中，准确运用历史知识、地理知识、专业术语、相关案件、可考数据的写作，令人敬佩。体现的是作者下功夫、下苦功夫、长期下了苦功夫，为祖国界碑旁无名有名的群体官兵树碑立传的拳拳之心，读来亲切而真诚。

由此，读者会感悟到：思想有高度、生活有深度、人性有温度、视野有广度、情感有浓度，均从作者的笔下涓涓流淌，令人不禁向往阿尔山深处那条跨越古今的“不冻河”和四十载有余的“相思树”。

文学品格，灵魂在于“气”——是作者持之以恒跋山涉水走访当事人沉淀的底气；不急躁、不玩花架子，是作者对少年儿童如何健康成长的忧患意识酿就的志气；在平凡人的平凡事中仰视界碑挺拔的“中国人脊梁”，是作者文化自信托举的骨气，也是一个文化人应有的担当。



鲍尔吉·原野是一位难以被简单归类的散文家，与歌手腾格尔、画家朝戈并称“草原三剑客”的他，从 1981 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出版 90 多部作品集。8 年前我开始接触他的作品，当时是从阅读他的散文开始的。2018 年，他的散文集《流水似的走马》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授奖辞称其“将茫茫草原化为灵魂的前世今生”。然而，若仅以“草原作家”的标签来框定他，便错过了他散文世界中更为丰饶的风景。鲍尔吉·原野的散文，恰如草原清晨草叶上的一颗露珠——晶莹剔透，却映照出整个天地的辽阔与深邃。

朴素之美

●马小江

鲍尔吉·原野散文最鲜明的特质，是一种“隐于朴素的大美”。有评论家精辟地指出，他的散文世界“告别了词藻的魅惑，也远离着技巧的装饰，甚至放弃了常见的经典开发和讨巧的知识援引，它只是将生活的原生情境和生命的寻常形态展示给你”。这种朴素绝非贫乏，而是一种返璞归真的境界。

他的散文是“短小、明快和温情的”，既有“对自然界万事万物的速写，也有对人间大小事务的思辨”。读他的文字，常让人想起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名言。那些看似平淡的篇章，却“足以让你体验到性情的愉悦和精神的豁然，体验到艺术欣赏的如饮琼浆和如沐春风”。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散文中独特的幽默品质。不同于常见的插科打诨，鲍尔吉·原野的幽默“呈现出亲切、机俏、含蓄的特点”。无论是写一只叫“王三”的鸟，还是记录草原上垛干草的劳动场景，他总能以轻松的调子写出生活的本真。这种幽默“有足够的力量吸引我们沉浸其中，微笑着面对尘世悲喜和人生得失”——它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更深沉的面对。

万物有灵

如果说朴素与幽默是鲍尔吉·原野散文的风格底色，那么“万物有灵”的自然观则是其精神内核。他的散文中，大自然从来不是背景板，而是真正的主角。

读他的作品，能感受到一种“露水般晶莹的质感”。无论是《草木山河》中的一草一木，还是《掌心化雪》里的一片雪花，在他的笔下都获得了生命。他写麻雀飞进楼道迷路，为帮它脱身，“从三楼开始撒小米到二楼”；麻雀飞走后，他又“把小米沿着屋檐撒了一溜儿”，说是“给麻雀搞一些明天的早茶”。这样的细节，若非心底存着对万物深切的悲悯，断然写不出来。

评论界称他“如同法布尔的细致耐心，甚至如达尔文般堪称博物学家”。但他与科学观察者不同之处在于，他把自己“看作它们的伙伴朋友，与它们同喜同悲”。蒙古族传统的生态智慧深深浸润着他的创作——他认为“污染河水、毁伤草木是罪孽”。这种敬畏生命的意识，使他的散文超越了单纯的自然人书写，而成为一种生态伦理的诗性表达。

近年来，他更是创作了《万物迹》等书信体散文，让“喜鹊、灰尘、马镫、麦穗色、羊羔、马头琴”纷纷提笔写信。这种“在拟人化的絮语中构建起万物有灵的叙事宇宙”的写法，将他的自然观推向了新的高度。

诗性语言

作为一名作家，鲍尔吉·原野“将汉语的美学发挥到了极致”。他有一句著名的话：“语言！除了语言，作家一无所有，当你用优美、准确、生动、幽默的语言与读者交流时，你才获得文学家活下去的理由。”

单看他给文章起的题目，就能领略其语言之美：《河流没有影子》《群星的呼喊》《月亮从来就没穿过衣裳》《谁在夜空上写字》《夜空栽满闪电的树林》——每一句都是一首诗。他“善于运用多重修辞手法，特别是比喻、拟人等手法令其文本充满诗意和童话色彩”。比如他写：“天上的花卉见到哪个地方好，就飘下来呆一夏天。”这样的句子，既有孩童般的天真，又有诗人般的灵性。

他的语言“不尚雕琢，不事斧凿，一任笔墨做自然复自由的流淌”，却“让人感到平淡之中寓深味，随意里边含功力”。这种举重若轻的语言功夫，使他笔下的草原既真实可触，又充满诗意——那不仅是一片地理上的草原，更是一个用汉语重新建构的精神故乡。

精神原乡

鲍尔吉·原野的散文最终无法绕开“草原”二字。值得注意的是，他笔下的草原并非田园牧歌式的浪漫想象。《流水似的走马》写出了原始、朴素、谦恭、厚道所经历的悲喜交加和生活的艰难”。他“以在场的写作让草原和草原上的生活变得完整起来”——既有骏马奔腾的壮美，也有垛干草时的汗水和辛劳。

他曾在获奖感言中动情地说，在牧区采访时“被牧民们的善良、诚实和单纯打动，觉得搜集素材很可耻，索性扔掉采访本，跟他们同呼吸，共命运”。

鲍尔吉·原野的散文，是露珠，映照整个草原；是盐粒，凝结着大地的味道；是流水似的走马，轻盈而有力地在文学的草原上奔驰。在喧嚣的时代里，他的文字如一脉清泉，提醒我们：山河还在，温柔还在，那些值得我们珍视的东西，从来都没有消失。而他本人，正如他笔下那个在旷野星空下倾听万物歌唱的赤子，用朴素而深邃的文字，为散文开辟了一片独一无二的风景。

（据《内蒙古日报》）

